

楊沫文集

杨沫 / 著

卷
贰

芳菲之歌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芳菲之歌》是名著《青春之歌》的姐妹篇。她的小说以真取信，以真动人。《青春之歌》里的主要人物再度出现，并将在《英华之歌》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中国言实出版社



杨沫文集

芳菲之歌

杨沫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沫文集. 2, 芳菲之歌 / 杨沫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171 - 1041 - 5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3136 号

责任编辑: 张志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35 印张

字 数 464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1041 - 5

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2
第二章	9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1
第七章	46
第八章	52
第九章	59
第十章	69
第十一章	74
第十二章	79
第十三章	84
第十四章	92
第十五章	97
第十六章	102

第十七章	109
第十八章	121
第十九章	128
第二十章	134
第二十一章	139
第二十二章	148
第二十三章	154
第二十四章	162
第二十五章	170
第二十六章	180

第 二 部

第二十七章	188
第二十八章	197
第二十九章	205
第三十章	210
第三十一章	218
第三十二章	224
第三十三章	230
第三十四章	236
第三十五章	245
第三十六章	252
第三十七章	256
第三十八章	264
第三十九章	276
第四十章	282
第四十一章	292

第四十二章	300
第四十三章	308
第四十四章	317
第四十五章	323
第四十六章	330

第 三 部

第四十七章	340
第四十八章	345
第四十九章	350
第五十章	356
第五十一章	365
第五十二章	373
第五十三章	378
第五十四章	385
第五十五章	389
第五十六章	396
第五十七章	401
第五十八章	405
第五十九章	411
第六十章	421
第六十一章	437
第六十二章	443
第六十三章	451
第六十四章	458
第六十五章	463
第六十六章	468

第六十七章	476
第六十八章	484
第六十九章	496
第七十章	508
第七十一章	517
第七十二章	528
第七十三章	536
第七十四章	543
后 记	553

第一部 >>>>>>

第一章

永定河边的岸柳，碧绿葱茏。一阵清风吹过，绵长的柳丝轻柔地拂打着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村里人正歇晌，一片静谧。空气中飘散着醉人的禾香。只有阵阵噪暑的蝉声，打破了田野的寂静。

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学生，顺着一条庄稼小道，走到河岸上的柳林里来。由于人声的惊动，蝉声停止了，一只鸟儿突地从林子里飞了出去。这女学生身材修长袅娜，漆黑的短发前，留着齐眉的刘海儿。身穿一件女学生们爱穿的月白竹布短旗袍，脚上是短袜套，圆口带袪儿的黑布鞋。模样儿朴素大方。她迈着轻捷的步子走到岸边，在一个沙丘上坐下，呆呆地望着河水凝神沉思。

永定河卷着泥沙奔腾咆哮的景象不见了，此刻，缓慢地潺潺地流着。静静的流水，淡淡的白云，多么像这位姑娘脸上宁静的沉思啊！她双眼凝视着不停逝去的流水，若有所思地许久没有动弹。

忽然，一双手蒙住了姑娘的眼睛。姑娘用手在上面打了一下，轻声笑道：

“苗苗，你怎么不睡午觉？”

苗苗放开手，咯咯地笑起来：

“明姐，那你怎么也不睡午觉？一个人偷着跑到河边来干嘛？是来欣赏风景呢？是来作诗呢？还是来……”

高个儿的柳明，对胖胖的苗虹微微一笑，歪着脑袋认真地说：

“苗苗，我什么时候想过作诗来？我现在真想安静地想点问题。早晨

散步时，看中了这地方，晌午睡不着觉，就跑来了。”

苗虹孩子似的蹦跳了一下，挨着柳明坐下来。手臂搭在朋友的肩膀上，睁大洋娃娃一般亮晶晶的圆眼睛，惊奇地问：

“明姐，你在想什么问题，想得这么神秘？还要找个安静的地方，还要望着河水出神……”

“傻丫头，什么都想问，总是多嘴多舌的！就是不告诉你。”

“不行！”苗虹手一甩，蹿到一棵柳树旁，跺着脚，佯作生气地喊道，“明姐，你要不告诉我呀，我可不饶你！”

柳明站起身，缓步走到苗虹身边，明亮的大眼睛依然沉思地望着河水。半天，才扭过头对身边的苗虹轻声说：

“苗苗，学校提前放了暑假。课停了，实验室的门全锁上了。进不了课堂的门，我着急呀……”

“哎呀呀……”苗虹没有等柳明说完，用力揪下一根柳条，向朋友的身上拂了一下，“瞧你，瞧你！一心想登医学的圣坛，都想迷了！你迷也不成，急也不成，还是跟白土吾玩玩乐乐，像我跟高雍雅——不是因为你，我可舍不得离开他……”

柳明瞟了苗虹一眼，细白的手指刮在腮边：

“脸皮有铜钱厚。你快回城里去吧，别叫高雍雅骂我。”

“他骂你，我不骂你。我可舍不得离开你。明姐，愁什么！咱们都该骂小日本——咱们有机会也去参加抗日活动好么？”苗虹抱住柳明的肩膀，一脸的孩子气。

“看你想得多简单。”柳明怔怔地盯着苗虹。她的眼睛没有苗虹大，可是清澈、明亮，好像湖水般荡漾着魅人的光泽。“苗苗，时局越来越紧张了，就像有的同学说，华北虽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是学医的，日夜都盼望着自己……可是，你看，不管报纸上怎么宣传，学校的重要仪器，暑假前就装箱南运了。没有仪器怎么做实验？学业停下来，一事无成，我怎么对得起省吃俭用供我上学的父亲？”

苗虹忽闪着大眼睛，好像没听懂似的，看着柳明忧心忡忡的神态，反而顽皮地笑了：

“明姐，瞧你！真是‘杞人忧天’。中国这么大，就算日本鬼子打来

了，咱们照样也有地方上学呀！爸爸说过，如果日本人进攻华北，他就带全家上南方去。国民党里他认识人，到那边还照样可以当教授。我们和他一起到南方上大学，不是一样么？”

“不。”柳明摇头，“我留在北平，哪儿也不去。你想，我爸爸教小学挣那点薪水，一家子糊口都困难。我现在上大学，还得靠教家馆挣几块钱补贴家用。到别处去，丢下父母弟弟，我怎么忍心？再说到别处去吃什么？更甭说上学了。”

苗虹睁大眼睛望着柳明，若有所思地说：

“明姐，你说的也许对。瞧我——我就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上的困难……这样好吧？你不跟我上南方去，我就跟你留在北平。反正我不离开你——你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

柳明微微一笑：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你跟着我，那么——你的那位高雍雅呢？你一天不见他，就念叨他多少遍……你舍得离开他？”苗虹轻轻打了柳明一下，瞪圆了眼睛：

“我跟他好的程度，可不如跟你。明姐，你相信他是在真心爱我么？”

“相信。他爱你，我知道——你也爱他……”说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一个好看的小酒窝。柳明笑了。

柳明是北平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父亲柳清泉是个贫苦的小学教员，本来供不起女儿上大学，可是柳明求学心切，一心想毕业后当个高明的医生，或者当个医学院的教授，所以当她在十七岁高中毕业那年，就自己托同学找了个家馆，给有钱人家的孩子补习功课，每月挣几块钱来补助学费。艰难的生活，想当教授、学者的理想促使她刻苦用功，发奋学习。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尤其经过有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柳明除了仍旧用功学习外，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她和苗虹还一同参加过北平学联和二十九军进步军官一同举办的学生军事训练。

苗虹是柳明中学时的同学，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声乐系学习声乐。父亲苗振宇是留学日本的医学博士，现在是北平医学院的教授。柳明经常向苗虹的父亲请教些医学上的问题，也就和苗虹更加要好。柳明学习

努力，做事认真，性情温静，对苗虹总像个大姐姐。因此，天真热情的苗虹就非常喜爱起柳明来。

柳明的母亲是卢沟桥附近小柳庄一个农民家庭的女儿。学校提前放暑假后，柳明心里烦闷，就邀苗虹一同到姥姥家来住些天。苗虹在城市里呆腻了，也愿到农村见识见识。乍到乡村，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她，于是，热情的姑娘时常拉着要好的朋友，到河岸边、柳林里、沙丘上，散步呀，唱歌呀，沉迷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她的嗓子好、音域宽，好唱《松花江上》、《毕业歌》、《新女性》、《马赛曲》、《保卫马德里》和《渔光曲》这些悲壮的歌曲，常常高兴起来，就向邻居的姑娘们唱；有时也独自唱；或者两个朋友一同唱起来。过路的或下地的农民和小孩，常常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这两个城市女学生的异常神态，可是她们却“我行我素”，毫不在乎。

今天，柳明怀着愁闷的心情，一个人跑到河边的沙丘上，苗虹也追了来。

正当她们坐下来，兴奋而又忧虑地漫谈时，远处蜿蜒在高粱、玉米叶子当中的一条小道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大姑娘，背着打草的筐子，脑后甩着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冲着她俩跑来。一边跑，一边用清脆的声音喊道：

“明姐姐，苗妹妹，你们在哪儿哪？石姥姥急着找你们哩！”

打草的姑娘身穿粉红色带花点的大襟单褂，浅月白色的布裤子，脚上一双扎花儿的黑布鞋。看看姑娘跑到河边，苗虹轻轻拉起柳明，两人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藏了起来。

走近来的姑娘姓周，名香兰。她背着半筐青草在河边上东瞧西看了一阵，不见人影儿。忽然，听见苗虹咯咯的笑声，急忙放下草筐跑了过来，轻轻在苗虹细嫩白净的脸蛋上捏了一把，努着小嘴说：

“你们这两个丫头，真调皮！大热天叫我好找。你们躲藏起来干什么？怕老猫把你们抓去喂了耗子？”

这个姑娘是柳明姥姥家的邻居，从小和柳明一起长大。柳明虽然成了大学生，但对这童年时代的伙伴，仍然怀着深厚的友情。苗虹因为和柳明要好，也就喜欢起聪明美丽的香兰来。

苗虹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说：“香兰，你石姥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呀？你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今天还不赶紧去准备嫁妆，背着个筐子打什么草呀！”

香兰霎时绯红了脸，捶着苗虹的脊背喘吁吁地说：

“石姥姥给你找了个好女婿，叫你去相看哩！快跟我回去，要不，人家走了就见不着了。”

听了香兰的话，苗虹反而用小手一下一下打着拍子笑嘻嘻地回答：

“给我找女婿呀？石姥姥还挺疼我哩！我爸爸妈妈替我找过好些个，我一个都不要。这个小女婿呀，得我自己相中了、喜欢他了才能算数。香兰姐，你那新郎王永泰，不也是你自己相中的么？明儿个，我跟明姐一定上你婆家去喝你的喜酒。你只有一个公公，没有婆婆对吧？”

大姑娘的脸突然像一朵刚刚绽开的红玫瑰花。一双灵活的大眼睛忽闪着，一边惊讶地望着苗虹和站在一旁只是微笑的柳明，一边轻轻用二拇指在自己的脸上向苗虹搔划着羞她。

“自个儿找爱人有什么可羞的，你这个封建大姑娘！”苗虹满不在乎地向香兰嘻嘻笑着。

“姥姥找我们有什么事？”柳明这才开口问香兰。

“石姥姥怕你们两个大姑娘在歇晌没人时候各处乱跑，万一碰着坏人，不放心，急得直转磨儿。我就忙着找你们来了。两位姑奶奶快跟我回家吧！”

“怕什么！你瞧这儿多安静，咱们再呆一会儿好么？”柳明央求起香兰来。

香兰点点头：“也好，我今儿个再多割点草，也好喂那一条驴腿（注：贫苦农民四家合养一头毛驴，一家算一条驴腿）。”

苗虹没理会她们的谈话，却东一下西一下采摘起岸边盛开着的各色野开来。她一边摘，一边小声对柳明说：

“香兰姐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咱们给她编个美丽的花环，送给她戴好吧？”

柳明没理会苗虹，冲着正伏身在河边割草的香兰低声说：

“兰姐，这兵荒马乱的，干嘛这么快就成亲？你才十八岁，家里又没

有爸爸——你妈多需要你帮着过日子……”

香兰听柳明说的是真心话，稍稍忧郁地低声回答：

“正因为兵荒马乱的，我妈留着大闺女在家不放心，这才愿意叫我快点过门去……明姐姐，我真舍不得你……”香兰说着，直起腰来，把流下的泪水用衣襟擦去。

柳明呆呆地望着香兰，心里涌起股股惜别之情：以后再回姥姥家，就难得再见这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了。

“那你就去吧！你不是说跟永泰挺有感情嘛，那，我祝愿你们白头到老……”

香兰红着脸向柳明点点头，深情地感谢她的祝福。惜别的泪水又挂在腮边，柳明用洁白的手绢替她拭去。

柳枝随风荡漾着，永定河水无声地流着，歇晌的农村午后，除了蝉鸣就是花香，再就是香兰那握着镰刀的敏捷的手，在青草丛中发出的唰唰响声。

一个别致的小花环编成了。苗虹捧着花环，蹑手蹑脚地走到香兰身后，突然举起花环向她头上一戴。

香兰吓了一跳，跳起来扭过身子，把头上的花环拿下来，扔给苗虹：“你这该死的丫头，又捣鬼了！”

苗虹举着花环左看右看，还用鼻子嗅着浓郁的香气。

“你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我给你编个花环，多好看哪！戴上它，比戴凤冠霞帔漂亮多了！”说着，苗虹举着花环又往香兰的头上戴。

香兰笑着，躲着，背起沉甸甸的青草筐扭身往回跑。

柳明一把拉住她，夺过她的草筐，背在自己身上，皱了皱眉头，瞅着苗虹说：

“苗苗，不要淘气了！人家心里都怪难过的，瞧你还这么开心。”

苗虹见柳明说她，一赌气把花环扔到河里，噘着嘴跟在她们身后走了一段路。忽然，咳嗽一声，一阵清脆的歌声传了过来：

美丽的新娘爱着你那年轻的新郎，
多少只眼睛向你们投去祝福的目光。

幸福啊，欢乐啊，像一道道温暖的阳光，
永远，永远照耀在你们那小小的茅屋顶上——
茅屋顶上……

“你这贫嘴丫头，什么茅屋顶上？”香兰不识字，不能完全听懂苗虹唱的歌词。但她明白这是为她祝福的歌儿。她心儿怦怦跳着，嫩秀的脸又变成了一朵玫瑰花。

“苗苗，你也做起诗歌来啦？一定是高雍雅教给你的……”

“不许你再说他！你不知道他在我心里是多么神圣……”

不等柳明说完，苗虹急忙用手捂住柳明的嘴。一刹那，她的脸也变成了一朵红玫瑰。

第二章

清晨，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的样子。

一顶陈旧的小布轿，绣着凤凰、牡丹、红花绿叶的图案，在几个吹鼓手的前引下，吹吹打打地走上了卢沟桥。那雕刻在桥上的数不尽的石狮子，仿佛也带着惊喜的目光瞧着从它们身边走过的娶亲的人群。

小轿抬到小禹庄东头王永泰家门前停住了。他家没有院墙，只有一架丝瓜棚支在房前，算是一道门墙。小轿放在瓜棚下，吹鼓手被孩子们围着，在一片嘻嘻哈哈的喧笑声中，起劲地敲着大锣，鼓着腮帮子吹着唢呐，双手不停地擂着大鼓——“冬冬冬”、“锵锵锵”、“呜哇呜哇”的响声，给娶亲的人家增添了异常欢乐的气氛。

王永泰家的小板门紧闭着。迎亲的三婶挨着瓜棚下的小轿，拍着门板，按着传统习惯，拉着长声喊道：

“新娘子来啦！吉时吉刻到啦！开开门吧！”

“冬冬冬”、“锵锵锵”的锣鼓声，“呜哇呜哇”的唢呐声，“看新娘子呀”的喊叫声，欢快地沸腾着，淹没了迎亲三婶的叫门声。

三婶看看吹鼓手们脸上、手上的汗珠，望望嬉笑着看热闹的孩子，第二次拍着门板喊道：

“新娘子来啦！吉时吉刻到啦！快开门吧！”

站在屋门里的王永泰，浑身火辣辣的，早就忍不住了。他伸手就要开门，被旁边一位老奶奶一把拉住，气喘吁吁地说：

“孩子，等会儿！这是有说道的呀！不叫第三回门，不到吉时吉刻，可不

能开门呀！”

新郎王永泰二十三岁，身材魁梧，宽肩细腰，是个诚实健壮的小伙子。在长辛店机车修配厂当学徒。因为上下班总打小柳庄过，时常看见一个梳着大辫子、扎着红头绳的大姑娘，在路边的碾子旁，抱着碾棍推碾子。渐渐的，他看中了这个俊俏的大姑娘。王永泰的父亲王福来，老伴早死，就这一个儿子，便千方百计托人说妥了这桩婚事。

花轿临门了。唢呐越吹越欢，锣鼓越敲越带劲。

永泰的心像小鹿似的乱蹦。香兰就在门外，只隔着一层门板——多少日子了，他想着她，盼着她来，她可来了，就要进来了……香兰的眼里，仿佛也已经看见了永泰。想到就要和自己看中的、有情有意的小伙子过日子了，坐在花轿里的香兰，心也扑通扑通地激跳着……

三婶第三次拍着门板，高声喊道：

“吉时吉刻到喽！”

屋门立刻打开了。永泰已经看见花轿了。三婶刚要伸手掀开轿帘——就在这人声笑闹、锣鼓喧天的顷刻间，突然，空中掠过一声惊人的呼啸，接着是一声霹雷般的巨响。冲天的火光，滚滚的硝烟腾空而起——一颗炮弹在人群中爆炸了！

炮弹落在娶亲的王永泰家的门前。

柳明和苗虹跑到王家门外附近，正并肩向前挤着，想挨近花轿。突然一阵狂风似的呼啸声中，她们俩的脊背上，都像被一根大木棍狠狠地顶撞了一下，霎那间身不由己地都跌倒在地上。当听到炮弹惊人的爆炸声后，她俩互相望望，发现对方的脸上、头发上，都已被尘土涂抹得面目全非，像个土人。两个姑娘的心此刻都惊惶地蹦蹦跳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飞来炸弹？又是什么东西把她们俩突然推搡到地上？她们在地上愣怔了一会儿，再向王永泰家门前望去时，刚才吹吹打打、欢呼庆贺的人群都不见了，只有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的人——不知是死人还是活人，横七竖八倒在那顶破碎的花轿前。

炮声停止。

柳明一跃而起，踉踉跄跄跑向花轿——香兰不见了。映入柳明眼帘的，只有一只惨白色的胳膊；连接在胳膊上的一只惨白色的手里，还捏